

三刷豆蔻年华，到底是什么吸引我一去再去

◎杨明良

我常常想，人对一处地方的偏爱，大抵不是因为有多惊艳，而是去了，心里就安稳，再去，仍有新的欢喜。江山市石门镇的豆蔻年华·农耕乐园，便是这样一处地方。短短两季，我前后去了三回，每一回心境不同，所见也不同，没有刻意奔赴盛景，却每次都留了念想。



头一回是正月里，那是阳光灿烂的一天，风里带着乡间的清冽，暖融融，温而不燥。那时候油菜花还小，一棵棵嫩绿立立在田里，没开花，不热闹，安安静静，像还没睡醒的孩子。我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的，没想着看什么美景，只是随便走走，却被一股淡淡的豆香牵住了脚步。

油菜田的中间，有一座两层高的小楼，香味正是从那儿飘过来的。近前一看，是“豆腐公社”。走进进去，工作人员正在磨豆浆，刚磨

好的，盛在杯里，还冒着热气。我们要了几杯，轻抿一口，醇厚、温润，没有多余的甜，就是豆子本身的香。还有豆浆冰淇淋，起初我还觉得新奇，豆浆做的冰淇淋，会是什么味道？尝一口才知，绵密清爽，豆香浅浅的，不腻人，在冬寒乍暖的天气里吃，让人觉得无比清爽。那一天，没有花海，甚少的几处打卡点，朴素的吃食，和一片静待生长的油菜，却让我觉得踏实，像回到了小时候。在田间随便走走，感受生命的蛰伏和积蓄，就会有一种无来由的满足。

再去，已是油菜花开得最盛的时候。一下车，举目望去，满眼都是金黄，大片大片的，似乎铺到远处的山脚下。风一吹，花浪轻轻晃，香气淡淡的，不浓烈，却轻轻盈盈地围绕在身边。比起正月里的清静，这里热闹了许多，停车场停满了来自各地的车辆。油菜花田里人山人海，有的在驻足拍照，有的似乎在寻找下一个打卡点。我们来到“豆腐公社”门前，忽然发现不远处多了一扇门，很多人排在门前等着拍照。我过去一看，门上有四个大字——开门见山。我从这头望过去，正好穿过朴素木门把江郎山收在眼底，好一个“开门见山”，我心里暗暗赞叹，设计这个景观的人，可真是别有匠心。

我们没有急着拍照，也没有挤进“豆腐公社”去享受美食，就是在田埂上慢慢走，有人来了，就侧身避让。阳光落在花上，风吹过花田，蜜蜂是少不了的，它们在一片花海里忙碌

着，不知点缀了多少人的镜头。这时候，最需要你静下来，过滤掉耳边的嘈杂，沉浸到这片灿烂中——花开得正好，景观也添了不少，只要心里没有喧嚣，便还是安安静静的欢喜。原来一处地方好，不只是景美，而是用不同的状态去感受，它就有不同的样子，不刻意，不张扬，举手投足都是自然而然。



第三回去，油菜花已经谢了，枝头结出细细长长的荚，青绿色的，一片连着一片，又是另一番模样。没有了金黄的绚烂，却多了几分沉静的生机和希望。有人说，花都谢了，还去

干什么？他们不知道，花开固然有花开的美，花谢自然也有花谢的好。对于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，有什么是比沉甸甸的绿荚更动人的呢？

这次来，除了豆香外，又多了小火锅，热气腾腾的，在田边坐着吃，就着满目青绿，烟火气很足；还有窑烤面包，刚出炉的时候，香气飘得很远，外皮有点焦脆，里面软软的，带着麦香。每一样吃食，都不花哨，却实在，仿佛把这旷野的颜色、味道都浓缩进一方小小的唇齿间，吃进嘴里，都是满足的味道。豆蔻年华还是那个“豆蔻年华”，安安静静地生长，不慌不忙，你来了，它就把自己最好的样子给你看。

我渐渐明白，为什么我愿意一去再去？因为它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正月有嫩苗与豆香，春天有金黄的花海，初夏有青荚与烟火，四季流转，它就跟着慢慢变，每次来，都能遇见一点新的小欢喜。

它不吵，不闹，不刻意讨好谁。适合带着孩子慢慢逛，让他们看看田，闻闻香，摸一摸自然的样子；适合喜欢安静拍照的人，不用挤，不用赶，随手一拍，就是最好的样子；更适合爱吃的人，这里的味道，朴素、真实，吃的是田园的烟火，是平凡却丰富的滋味。

朴素、温润，豆蔻年华和时光一同缓缓生长，悄然更迭。岁岁风物有变，景致常新，却始终守着乡野独有的踏实与温柔。缓缓慢行，浅尝慢品，风绕田垄，草木从容。俗世的匆



忙慢慢沉淀，细碎的美好静静盛放，轻拉长，温柔又绵长。平淡的光阴，也在此处慢慢舒展，轻（文中图片由石门镇提供）



这个“五一”假期，豆蔻年华·农耕乐园游人如织。不少游客尽兴而归，却叹一声：来晚了，万亩金黄已谢。

无妨。我们把姜寒松老师两个月前用诗词定格的那片春天，补给您——

两个月前的端月，豆蔻年华·农耕乐园的万亩菜花正沸。春阳熔金，惠风习习，书法篆刻师生雅集而至，携笔墨清兴，赴山野韶光。稚子写生，松风抚琴，小火车穿花徐行；石门书院文脉悠悠，冀门新趣气贯云霄。

彼时盛景，姜寒松老师填《高阳台·江郎春行》一阙以记。如今重读，春潮犹在，文心未远。

豆蔻年华·农耕乐园：诗人笔下的那片金黄

◎毛初一

《高阳台·江郎春行》并序

◎姜寒松

丙午端月，时维沁日。春阳融融，惠风习习。江郎山麓，“豆蔻年华”之野，平畴万顷，菜花如沸，金浪翻涌，云锦铺天。书法篆刻师生，雅集而至，携笔墨之清兴，赴山野之韶光。但见游人如织，笑语喧阗；面映春晖，步履晴光。吸清新之气，品风味美食，赏烂漫佳景，花影间驻足留照，小火车环野徐行。稚子伏案写生，刘郎松风抚琴。童声清越，琴韵悠扬，欢愉如溪，汨汨不绝。至日影中天，方尽兴而返。途经石门书院，承山长陈君盛情相待，“江南百味”宴开，色香盈席；继而赴冀门，观校园。程老新书校名，铁画银钩，气贯云

霄；陈君娓娓导览，文脉悠悠如沐春风。是日也，非惟踏青之乐，实为艺教之晤，文心之契也。

《高阳台·江郎春行》

◎姜寒松

丽日熔金，云裳叠翠，清眸铺锦流霞。万顷平畴，翻腾耀眼黄纱。江郎山下春潮沸，正游人、争摄芳华。更怡然、稚子凝神，素纸描葩。

游龙小轨穿晴霭，载欢声迢递，漫越烟华。墨客管毫，欲将清气携拿。石门冀宇留鸿迹，仰程门、腕底龙蛇。最堪夸、校长高情，宾至如家。

在江郎山脚下

◎张彩华

我到江山的那天，下着小雨。

来接我的民宿老板姓周，五十出头，开一辆旧面包车，车里挂着一串竹风铃，车子一发动，叮叮当当。

“头一回来江山？”他问我。

我说是。

“那你要去爬江郎山，”他说，“今天下雨，路滑，明天再去。今天先到村里转转。”

车子沿着须江开，周老板把车窗摇下来，让我闻闻空气。“我们这的空气，你多吸几口。”他说。

一路上，他淳朴地向我介绍着当地的风景。

到了村里，他的民宿是三层小楼，院子里摆着几把竹椅，一个老头坐在那里编竹筐。老头手很快，竹篾在指间绕来绕去，我看了会儿，没看明白怎么绕的。

“我爸，”周老板说，“八十一了，闲不住。”

我搬了把竹椅坐在旁边看。雨从屋檐上滴下来，滴答滴答的，和竹篾的沙声混在一起。老头偶尔停下来，把编好的几行用手捏一捏，看看平不平。

“这是编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菜篮子。”老头说，“儿媳买菜用。”

我说现在买菜都用塑料袋。

老头头也没抬：“塑料袋装菜，菜捂坏了。”

过了一会他又补了一句：“塑料也不用，买一回菜破一个，不如我这篮子，用十年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天晴了。

周老板开车送我到景区的大门口。我沿着石阶一步步向上攀登，石阶沿着崖壁凿出来，

有些地方只容一个人过，铁链子上挂满露水，握上去，冰得手心发紧。爬到半山腰，有个平台，一个老人摆了个小摊，卖矿泉水、茶叶蛋、黄瓜。我买了瓶水，坐在旁边歇脚。

“哪里来的？”他问。

我说杭州。

“杭州好地方，”他说，“不过你们杭州人现在都住在这跑。”

我说你们这风景好。

老人摆摆手：“是的，我们这山多，风景好。以前我们这穷，年轻人全跑出去。这几年不一样了，很多人外地人都专门跑我们这来爬山，我们卖卖茶叶、笋干，开个农家乐，比在外面打工强。我儿子以前在温州鞋厂，一个月三千块，累得要死。现在回来开民宿了，生意还不错。”

他指着山下那片竹林：“看见没有？那片竹子，以前砍了没人要。现在城里人来了，春天买笋，夏天买竹器，冬天买冬笋，一年四季都有钱挣。”

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，竹林绿得发亮。

爬到山顶，风很大。三巨石就在眼前，灰白色的石头，从山底直直地戳上去。山顶上还有几个人，一对中年夫妇在拍照，女的让男的站到石头旁边去，男的不肯，说恐高。两个人吵了几句，又笑了。

下山的时候腿开始抖。快到山脚时看见一户人家，院子里晒着笋干，一个妇女在翻那些笋片。她看见我，问我要不要喝茶。

我渴得不行，就坐下来喝了一碗。自家采的茶叶，泡在粗瓷碗里，有点苦。

“一个人来玩？”她问。

我说是。

“杭州的？”



一丛花·惜春

◎周晋光

阶前新竹把衣牵。花木已颓颜。凌霄展叶山茶谢，浅池里、鱼戏青莲。一窗清景，绿肥红瘦，春意近阑珊。

世间万物复年年。天地结尘缘。小园昨夜东风暖，想如是、立夏开篇。浮光旧迹，了然此际，学做老神仙。

鹧鸪天·游豆蔻年华

◎戴明桂

稻草人儿立道边，欢迎游客尽开颜。竹楼坊内尝香豆，小火车中嗅纸鸢。

风暖暖，冒云烟。通幽曲径手轻牵。谁言青帝花已谢，仍叹相逢在梦园。

五律·题五四青年节

◎吴盛禄

五四惊雷动，青春意气雄。救亡擎大义，破旧起东风。赤子怀高志，丹心贯碧空。炎黄薪火永，吾辈继初衷。

七绝·暮春山行

◎刘良和

雾锁青山石径迷，绵绵细雨草萋萋。落花无语春归去，且向林间听鸟啼。



蜂恋花

朱友民 摄

